

中東歐與台灣交流之現況與展望

講者：邱仲仁

摘記：李承鴻

今天談中東歐和台灣的交流現況跟展望，在歐洲不同的區塊裡面，中東歐主要是包括 V4（指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以及波蘭四國組成之 Visegrad Four 集團，簡稱 V4）還有巴爾幹地區的國家，另外還有波羅地海三小國。此次我們將談的重點放在 V4 國家上。

這幾年 V4 的重要性在國際上日漸提升，它們的發展越來越好，在整體歐洲的政治跟歐盟的關係上面，V4 的角色越顯重要，也與這幾天躍上頭條的美國免簽新聞有關。目前給予我國免簽的國家共有 129 個，我們使用台灣護照不再需要簽證，是全體國民期待很久的事情。但在這個美國免簽案的背後，事實上跟我們與中東歐的關係發展大有關聯。

我們最近幾年的免簽案，是國家外交政策裡面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我在負責歐洲業務的時候，這是第一項主要的目標，也就是要取得申根簽證。當時我們國家的免簽只有 52 個，而現在有 129 個，這個差距最重要分水嶺就是申根簽證的取得。由於有申根簽證，才有接下來一連串免簽的獲得。

2009 年上半年歐盟的輪值主席國是捷克，下半年的輪值主席國是瑞典，這兩個我曾工作過的國家是歐盟 27 國中對我們最友善的。而中東歐又是歐洲裡面對中華民國台灣最友善的一塊，程度甚至超過北歐。中東歐跟免簽案的關係，第一個要項便是捷克在 2009 年願意用主席國的身分，在歐盟的亞洲事務會議中，以主席國身分堅持把台灣免簽問題放到議題裡面。

當時我們知道有些國家對台灣不是很友善，像賽普勒斯、馬爾他這些國家，反對將台灣議題

排入議程當中。其他重要的國家如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雖沒有明示反對，卻也沒有確切的表示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理論上歐盟內部的會議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這個議題就不能再排上去。但實際上，這個動作才真正開啟了我們申根免簽證案的大門，再引起之後的一連串其他國家給予我們免簽待遇。可見，免簽案與我們跟中東歐的關係發展有很大的關連。

中東歐研究室召集人張家銘教授就提到，他曾經歷過要去 V4 四個國家卻必須一個一個國家去辦理簽證的經驗，光是簽證費用一個國家大概就要耗費 3500 元，四個國家的簽證費用達到 14000 元之譜。此外，簽證的查驗過程也很麻煩，比方搭火車欲從布拉格要到布拉提斯拉瓦，過邊境時即便在睡夢之中，也必須要接受檢查。拜免簽德政之賜，帶來許多方便，張教授過去經常跟日本學者在 V4 國家中奔走，對於沒有簽證問題的日本學者來說，雖在 V4 國家中來去自如，卻時常要等待被簽證問題卡住的張老師。

張老師的經驗突顯一個議題：免簽表示國家被肯定，包括國家的尊嚴還有我們個人的尊嚴。所以為什麼 2008 以後新的政府團隊上來，非常在意這個議題。馬總統非常仔細地盯這個案子，經過了我們全體外交同仁的努力打拼，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整個國家給人家的正面形象，以及我們國民的良好素養，所以才能爭取到免簽待遇，缺少任一部分都沒有辦法達成目標，真的是讓我們感受在心。

中東歐國家對我們十分友善，我到布拉格之後，從每一個部長以下或國會議員，首次拜會時

我必定先感謝他們，他們也覺得做了一件相當正確的事情。這個根源自捷克的免申根簽證案涉及我們往後更多國家免簽的取得，在最初列入討論議題時，並不意味著我們免簽案就一定有希望，但是若沒有這個叩門磚，往後其他國家的免簽取得就顯得困難。在取得免簽的過程中，我們遭遇到許多問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討論，以及我方一再被要求各項條件的具備，一路走來，曾遇到兩個很大的絆腳石。

一是2009年底，因里斯本條約的通過，整個讓歐盟內部的機構重整，重整之後由於人員的更換，所有的議題都暫時擺下來，以使新任人員熟悉新的工作內容。這個非戰之罪，不是我們亦或歐盟或是執委會的。我曾樂觀預言大約2010年年中可通過審議，但當時沒考慮到歐洲人的效率問題，他們換了新的職位，必須花費數月以熟悉內容，所以這個案子也沒辦法如期上路。

在這之間，另外一個絆腳石又出現。剛才講第一個絆腳石是發生在歐洲方面，第二個石頭則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那便是2010年4月，國內槍斃四個死刑犯。死刑的實際是國內政治非常敏感的問題，那時我們有四十四個死刑犯，並有好多多年都沒有執行死刑，若再不執行，國內的政治壓力會大到難以收拾的地步。猶記得執行死刑的前一天，我赴法務部與負責的相關官員一再的說明，我個人支持死刑，絕大部份，70%以上的台灣人民也都持這個想法，但是，因為免簽的案子正在審查之中，希望死刑的執行最好延後些，讓我們把免簽的案子通過再說。但是，第二天仍舊執行了死刑，他們打電話來跟我說抱歉。雖然解決了國內的壓力，但預料中的波瀾緊接而來。

歐盟國家全無死刑，我們一執行死刑，歐盟幾個大國馬上有所反應，歐盟總部、歐洲議會都發表聲明，對我們執行死刑的事件表示不解且反對，認為我們開了人權保護的倒車。這下子，

原本困難重重的工作，又添上阻礙。燃眉之急就是要盡力說服歐洲各國，並向歐盟執委會解釋清楚，此外，尚要全面動員至歐洲議會滅火，希望他們了解我們的情況：我們必須從教育做起，慢慢地宣導、改變國民的看法，執行死刑的廢除，現今立刻廢除，國內民意就會反彈。我們基於這個立場跟各國去遊說溝通，除了我們的外交人員必須一個一個會見懇談、解釋，我們的高層更要寫信向各個國家高層說明我方之態度與政策，耗費許多功夫，才慢慢的把免簽推回路上，這一拖延至少又半年過去了。

終於，2010年的年尾，全部手續皆完備，所有的關卡都過了，歐盟才宣布從2011年1月11號起，給持有台灣護照的人民免簽，每半年可停留三個月。免簽案過了之後，台灣到歐洲的商務客、觀光客、學生增加了一倍以上。

事實上，若排除安全的因素，免簽的案子絕對是互惠雙方，彼此得利的：台灣的旅客素質高、守規矩，也沒有非法居留，再者，我們會在當地消費。此外，英國跟愛爾蘭給我們免簽甚至比申根免簽更早，為什麼呢？英國的審查向來就是非常嚴苛的，我們也都知道英國的簽證費用甚至比美國簽證費還貴。怎麼會連申根都還沒有同意之前，英國先給予我們免簽待遇呢？我們也都知道，英國跟歐洲大陸體系，傳統上有一種無以言喻的競爭性，他們並不真的能完全融合在一起，還是有某種心結存在。眼看我們的申根免簽已經如火如荼的在進行，英國不想輸在後面，就率先發給，而英國一給，愛爾蘭也跟著就給了，除卻競爭關係，這也正表示了大家對我們國家的肯定。

其次，提到中東歐跟我們台灣交流的現況，捷克可以說是我們台商在這一區塊投資最多、成效也最好的國家。捷克目前大概有25家由台灣投資生產的高科技公司，我經常在捷克演講的時候問捷克的教授與學生：「你們知道捷克最大的

外銷者是哪個公司？哪個廠嗎？」他們答大概是Skoda車廠。我又問：「那你們知道誰是第二大？」他們不曉得，我揭曉第二大是台灣投資的富士康，捷克友人均大表訝異。我們在捷克每年大概有70億美金的外銷金額，算是還不錯的。

另外，擁有三千多萬人口的波蘭，土地面積大概是捷克的三倍多，算是中歐中的大國。但在與台經貿上並沒有像捷克那麼密切，雙邊的經貿也有限。台商在波蘭的投資案於近幾年才慢慢增多，這其中有很多是從捷克移轉過去的。因為比較起來，波蘭的人工還是便宜些，加上波蘭希望外資進駐，所以各種優惠的條件也比較多。

V4中的斯洛伐克，比起捷克相對的比較落後、比較農業化，可是這幾年他也是大量的吸引外商去投資，以發展他們的經濟和工業。斯洛伐克現在吸引我們許多台商從捷克移過去，由於捷克過去吸引外來投資的條件現在收回了。因為捷克不希望僅僅只是補助、給予優惠，自己只淪為裝配的工廠，他們希望外商再設立科學研發中心，才願意繼續給予優惠禮遇。但由於斯洛伐克並不要求這些，變順勢吸引了我們的台商過去紮根。

我在布拉格的時候，藉著我們在捷克投資台商外移的現象，來跟捷克政府談判關於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若捷克現在不跟我們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眼看我們台商轉往斯洛伐克、波蘭，漸漸移走，難道捷克希望看著我們的投資者一一離開嗎？捷克政府的官員也覺得此言甚有道理，是需要談一談，但這個問題一談就談了十幾年沒有任何進展。正由於國與國之間所談的任何協定，是立基於雙方需求之上，若一方需要而另一方不需要，那雙方的反應就沒有那麼積極了。捷克在台灣的投資甚少，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講，波蘭、斯洛伐克幾乎都沒有。基於我們需要而他們不需要的立場上，所以捷克採取冷處理。而我們的投資續採兩邊雙重

課稅，當然我們的台商很不喜歡。

我想，今後台商赴波蘭投資慢慢的會越來越多，因為比較起來在捷克成本已經提高了，自然就會想要離開向外發展。對經貿來說，今後我們的台商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我們的對手韓國對外經貿政策是政府在前面衝，帶著所有的對外的廠商跟著打。韓國與歐盟的FTA、與美國的FTA都已生效，大概這個地球上只有韓國與包括東協、中國大陸、日本的FTA都在進行之中。韓國也在斯洛伐克設了許多韓國廠，FTA就是零關稅，我們再怎樣受優惠也都還有稅。所以我們成本自然就難以跟他們相比。

我們政府的對策是經貿方面跟外交方面全力合作，努力推動。目前沒有辦法簽訂FTA，我們也知道歐盟已經訂好的之後這幾年的談判清單並沒有台灣在內。但是台灣仍希望跟歐盟簽經濟合作協議，雖不用FTA名稱，但有類似FTA的功能。這幾年我們在歐洲可說拼命在燒火，除了政府單位，還有企業單位、學術界，每個地方都把火燒起來之後，跟台灣簽ECA經濟合作協議，將較有可能。現今我們國家的經貿外交擔負相當重要的角色，也扛起外交相關人員對外工作的力量。

學術交流方面，以交換生、留學生，以捷克為例，目前大約有上百個交換生，在波蘭的則約有700人上下，匈牙利跟斯洛伐克則較少。在捷克的學生有一部分就讀醫學院，我在瑞典時，很多波蘭的牙科醫生到瑞典去執業，收費較低廉，所以生意很好。校際合作的其實也蠻多的，台灣各個大學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很多締結姊妹校，此外，學術合作的部分，幾乎捷克的各大名校都跟我們不同的學校簽了合作協議。

政府方面，外交部已經提供給V4國家一些援助，提撥給當地大學一些小額的費用，請台灣的教授過去講課，並提供預算購買關於中國問題或

台灣問題方面的書籍，充實他們的圖書等等。比如說蔣經國基金會歐洲總部就設在查理士大學。像這些學術交流方面日漸蓬勃，東吳大學可以再繼續加強這個學術交流合作這個部分。

幾年前，留學波蘭回來的牙醫師要拿執照都很難，因為我們教育部給予文憑的限制。因為過去的觀念，國人對東歐的確是不了解，別說一般人，就連許多外交官也不了解。所以大家對這些文憑便有所質疑，波蘭駐台灣代表找我，希望能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而我們的考試委員也曾考察、參訪捷克的醫學院，發現所有的文憑取得的程序都很嚴謹，不是想像中隨便三腳貓就能拿到。每一個關卡都是很仔細的考試，所以技術層面不應該成為問題，於是這個問題後來也就慢慢平息下來。

關於政治方面，在捷克兩年任期內，我成功推動了捷克跟台灣簽了九項MOU，客觀來說算是很不容易的。各個相關的議題包括有科技合作、教育合作方面等，此外，文化協定、租稅協定則仍正在洽談中。政治合作方面，雙方的交流亦頻繁，顯示中東歐這一塊確實對我們友善的程度超過其他地區。雖然兩岸關係和緩之後造成了歐洲這些國家比較鬆緩過去對我們嚴苛的規定，但有些國家對於我國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去訪仍很敏感。至於捷克則表示歡迎，至今在捷克已經順利召開了三次召集所有駐歐各國大使的使節會議，且皆由外交部長親自前往主持。中東歐諸國之所以對台灣友善，正因為這些國家過去曾經有受到共黨統治的處境，故對我們甚表同情與支持。

整體來說，台灣跟中歐的交流與分享互動良好。9月3號，我們的總統到外交學院親自去揭牌，我們特別展示了外交學院跟V4關於外交人員訓練的合作協定簽署，是使用正式的國名。在國際中，我們鮮少可與無邦交國家使用ROC來簽署

正式協定，這項成果也顯示了雙方良好的關係。未來，雙邊的關係應該是會繼續增長，沒有理由倒退。雙邊的合作關係愈密切，也會對彼此帶來互利雙贏的局面。

Q & A

葉卓爾老師：台灣跟烏克蘭關係不好，為什麼？

邱仲仁大使：這個問題不在我們，是在烏克蘭。烏克蘭、白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對我們不是很友善，有多次我們的商人要去白俄羅斯烏克蘭去投資，欲申請簽證遭拒，甚至表示我們應該去北京申請，至於我們去投資是否可以幫助他們國家的經濟，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在免申根簽證通過之後，過去對我們極不友善的阿爾巴尼亞竟也主動要給我免簽待遇，更有甚者，克羅埃西亞也是。

廖揆祥老師：大使，為什麼捷克對台灣特別友善？剛您提到2009年當歐盟輪值主席的時候。除了說剛才大使有提到，比如說哈維爾以前跟我們關係都不錯，又是經歷共產主義轉型。除了這個因素還有沒有其他因素，捷克為什麼會特別把我們免簽證排在議程裡面，當然除了大使您的努力是不可否認之外，是不是還有他本國的什麼特別的因素？

邱仲仁大使：我想剛才講的幾個原因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一脈相承下來，從哈維爾時代到現在，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國會、議員還有人民，對我們都是友善的。除了過去傳統的因素外，我們對他們誠信友善的態度，他們亦感受在心。所以他們的外交人員學中文要派來台北，學好再派去北京當外交人員。他送到台灣來，因為認為對台灣是可以放心、可以信任的朋友，這樣的彼此信任非常重要。我們在那裡工作，需要幫忙時就很坦率、誠實地說，凡事說

清楚講明白，也不要為難對方，雙方在這樣互信情況下，就有了這種結果。

施富盛老師：大使您剛有提到死刑的這個議題，其實我們台灣當時執行槍決，的確歐洲國家對台灣的觀感會有問題。但是就我所知死刑的議題在歐洲並不是每個國家都經過公民投票，每個國家都具有高度的共識之後，才決定了免死刑。這個議題就是在社會中普遍還有支持死刑跟反對死刑的，這個通常都是直接在國會層次，表決通過了，那就廢除死刑。那就我知道，比如說波蘭很多的法令是為了跟隨西歐的角步或是為了加入歐盟，所以他在一夕之間通過立法的程序把這些法律給改過來了，那不一定要像台灣一定要，甚至要公投廢死刑。像這種死刑議題，就大使您的了解，具體的做法。比如說捷克廢除死刑，是真的廢除死刑，還是說有死刑只是不執行，那有沒有法令具體的說明。另外像這種廢死在捷克或是在瑞典，推動過程大概是怎樣子。或許這可以成為我們台灣未來比如在死刑政策上的措施。

邱仲仁大使：關於死刑存廢問題，在加入歐盟之前，廢死就是入門的基本先決條件，否則不考慮的，現在則是法令化了。在更早之前更因為若加入歐洲參議會，就必須要廢除死刑的關係，廢死的疆界開始擴大，等於一個廢除死刑的俱樂部一樣。

施富盛老師：一個疑問，因為都已經是歷史的事情。我所知道1989年整個東歐國家改制之後，那時候他們跟台灣的關係非常好，一度給台灣還有南韓、日本這幾個國家免簽證。但是問題是發生在1993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後，大約1995的時候，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有不知道哪個國家，有一個四國邊界重整。那時候，他把所有的外交關係，過去

所有優惠通通取消，就是包括我們、韓國還有日本，通通都要重新申請簽證。這個完了之後，韓國跟日本非常快的又跟他們談好條件立刻免簽。但是台灣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沒有動作，一直到大使您剛剛講的大約2009年那時候，中間大概有十幾年的空窗期，我們給他們都是可以免簽證到台灣30天，可是我們到他們國家要簽證。

邱仲仁大使：很多的事情不可能是單一的因素造成的，很多的事件是各種直接、間接、比較近、比較遠的因素綜合起來的，包括剛才說兩岸關係和平是不是一個原因，不敢說絕對，但是影響是跑不掉的，這個是各個不同層面。兩岸關係不好，對方到處設關卡阻撓。所以不是說中間十幾年碰都不去碰這個問題，但是都碰壁了，坦白講就是鐵板，人家不要跟你談這塊，因為時機未到、氣氛未達，要主客觀因素都到位之後才可能推動。比方捷克的租稅協定，十幾年都動不了，我去了以後，在各種場合都談到這個問題，告訴捷方：「捷克經貿發展需要外資來，我們對你們的經濟的發展貢獻，不敢說是最大的，但是最少也有一點貢獻，捷克不跟我們簽租稅協定，萬一我們離開了，究竟是捷克的損失還是我們的損失？」於是，在捷克政府友我人士的大力協助之下，才慢慢開啟談判。今年1月在布拉格談，7月在台北談，這項租稅協定大概今年年底會請他們外交次長過來簽署。所以這是要整個的因緣際會成熟時，各種主觀客觀的因素組合才得以成功。

（本文由東吳大學中東歐教研中心提供，摘錄自邱仲仁大使10月4日於東吳大學中東歐沙龍之演講內容，摘記者為東吳大學中東歐中心研究助理）